

山東通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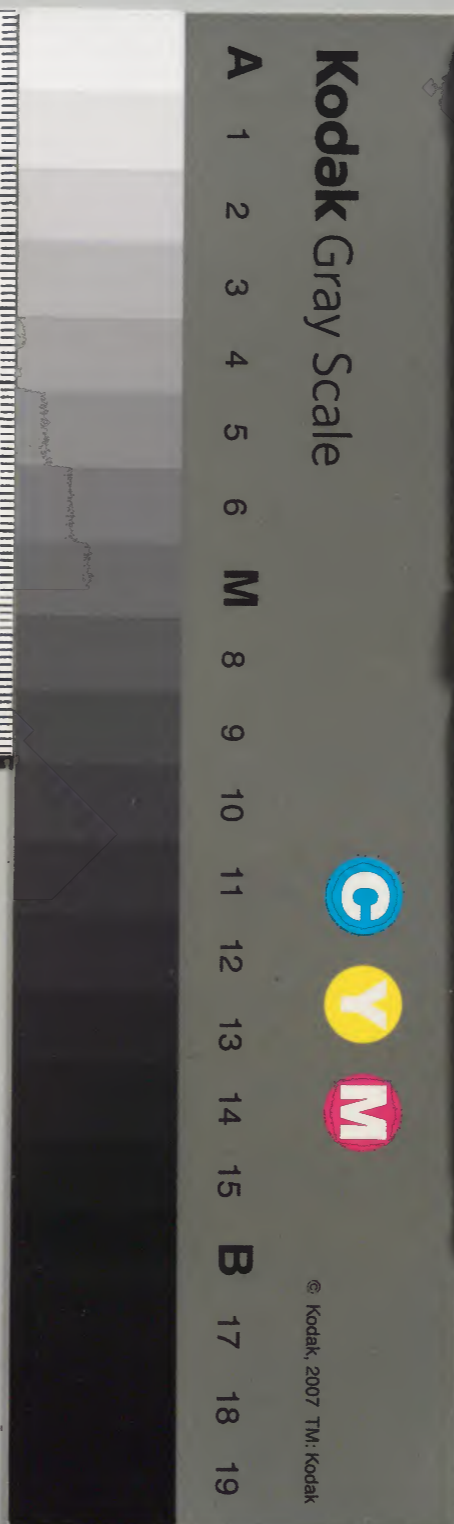
卷三十五之十七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3969
冊數	692 (377)	
函號	291	97

內閣文庫			
三九二函	三九六九	三九六九	漢書
二架	二冊	二號	類

(十七三九)

三七七



山東通志卷之三十五

淺草八庫

藝文十一論

樂志論

漢仲長統

使居有良田廣宅背山臨流溝池環市竹木周布場圃築前
果園植後舟車足以代步涉之難使令足以息四體之役養
親有兼珍之膳妻孥無苦身之勞良朋萃止則陳酒肴以娛
之嘉時吉日則烹羔豚以奉之躡躅畦苑遊戲平林濯清泉
追涼風釣遊鯉弋高鴻風于舞雩之下詠歸高堂之上安神
閨房思老氏之元虛呼吸精和求至人之彷彿與達者數子
論道講書俯仰二儀錯綜人物彈南風之雅操發清商之妙

曲逍遙一世之上睥睨天地之間不受當時之責永保性命之期如是則可以凌霄漢出宇宙之外矣豈羨夫入帝王之門哉

魏高貴鄉公顏子論

心不違仁行無二過用行舍藏與同進退聽承聖言罔有不喻敘之於易以章殊異死則悲慟謂天喪已所以慙懃至於此者聖人嘉美良才之効也設使天假之年後孔子沒焉知其不光明聖道闡揚師業有卓爾之美乎百慮之所得愚者有焉願後之君子詳覽之焉爾

釋時論

晉王沉

東野丈人觀時以居隱耕汗腴之墟有冰氏之子者出自涖寒之谷過而問途丈人曰子奚自曰自涖陰之鄉奚適曰欲適煌煌之堂丈人曰入煌煌之堂者必有赫赫之光今子困于寒而欲求諸熱無得熱之方冰子瞿然曰胡爲其然也丈人曰融融者皆趨熱之士其得爐冶之門者惟挾炭之子苟非其人不如其已冰子曰吾聞宗廟之器不要華林之木四門之賓何必冠蓋之族前賢有解韋索而佩朱韞舍徒擔而乘丹轂由此言之何恤而無祿惟先生告我途之速也丈人曰嗚呼子聞得之若是不知時之在彼吾將釋子夫道有安危時有險易才有所應行有所適英奇奮于縱橫之世賢智

顯於霸王之初當厄難則騁權請以良圖值制作則展儒道以暢摠是則袞龍出于緇袍卿相起于匹夫故有朝賤而夕貴先卷而後舒當斯時也豈計門資之高卑論世位之輕重乎今則不然上聖下明時隆道寧羣后逸豫宴安守平百辟君子奕世相生公門有公卿門有卿指禿腐骨不簡蚩儻多士豐于貴族爵命不出閭庭四門穆穆綜襦是盈仍叔之子皆爲老成賤有常辱貴有常榮肉食繼踵于華屋疏飯襲跡于耨耕談名位者以諂媚附勢舉高譽者因資而隨形至乃空囂者以泓噲爲雅量瓌慧者以淺利爲鎗鎗晦胎者以無檢爲弘曠僂垢者以守意爲堅貞嘲哮者以麤發爲高亮韞蠶者以色厚爲篤誠庵婪者以博約爲通濟眊眊者以難入爲凝清拉答者有沉重之譽嗛閃者得清勤之聲嗒啞怯畏于謙讓鬪草勇敢于饗諍斯皆寒素之死病榮達之嘉名比茲流也視其用心察其所安責人必急于已恒寬德無厚而自貴位未高而自尊眼罔嚮而遠視鼻齶鼻而刺天忌惡君子悅媚小人敖蔑道素懾吁權門心以利傾智以勢昏姻黨相扇毀譽交紛當局迷於所受聽採惑於所聞京邑翼翼羣士千億奔去集門求官買職童僕闖其車乘闈寺相其服飾親客陰叅於靖室疏賓徙倚于門側時因接見矜已厲色心懷內荏外詐剛直譚道義謂之俗生論政刑以爲鄙極高會

曲宴惟言遷除消息官無大小問是誰力今以子孤寒懷真
抱素志凌雲霄偶景獨步直順常道關津難渡欲騁韓盧時
無狡兔衆塗圯塞投足何措于是冰子乃釋然悟曰富貴人
之所欲貧賤人之所惡僕少長于孔顏之門久處于清寒之
路不謂熱勢自共遮錮敬承明誨服我初素彈琴咏曲以保
年祚伯成延陵高節可慕丹韞滅族呂霍哀吟朝榮夕滅且
飛暮沉聃周道師巢由德林豐屋蔀家易著明箴人薄位尊
積罰難任三郤尸晉宋華咎深投局正幅實獲我心

廣絕交論

梁劉峻

客問主人曰朱公叔絕交論爲是乎爲非乎主人曰客奚此
之問客曰夫草蟲鳴則阜螽躍雕虎嘯而清風起故網緼相
感霧湧雲蒸嚶鳴相召星流電激是以王陽登則貢公喜孳
生逝而國子悲且心同琴瑟言鬱郁於蘭茝道叶膠漆志婉
變於墳麓聖賢以此鏤金版而鐫盤盂書玉牒而刻鐘鼎若
乃匠人輟成風之妙巧伯子息流波之雅引范張款款於下
泉尹班陶陶於永夕駱驛縱橫烟霏雨散巧歷所不知心計
莫能測而朱益州汨彞敘粵謨訓捶直切絕交游比黔首以
鷹鷂媿人靈於豺虎蒙有猜焉請辨其惑主人聽然而笑曰
客所謂撫絃徽音未達燦濕變嚮張羅沮澤不覩鴻鴈雲飛
蓋聖人握金鏡闡風烈龍驤夔屈從道污隆日月聯璧贊臚

壘之弘致雲飛電薄顯棟華之微旨若五行之變化濟九成之妙曲此朱生得玄珠於赤水謨神睿而爲言至夫組織仁義琢磨道德驩其愉樂恤其陵夷寄通靈臺之下遺跡江湖之上風雨急而不輟其音霜雪零而不愉其色斯賢達之素交歷萬古而一遇逮叔世民訛狙詐颺起谿谷不能踰其險鬼神無以究其變競毛羽之輕趨錐刀之末於是素交盡利交興天下蚩蚩鳥驚雷駭然則利交同源派流則異較言其畧有五術焉若其寵釣董石權壓梁竇雕刻百工鑪捶萬物吐噉與雲雨呼噏下霜露九域聳其風塵四海疊其燠灼靡不望影星奔藉嚮川驚雞人始唱崔蓋成陰高門旦開流水接軫皆願摩頂至踵隳膽抽腸約同要離焚妻子誓殉荆卿湛七族是曰勢交其流一也富埒陶白貲巨程羅山擅銅陵家藏金穴出平原而聯騎居里閤而鳴鐘則有窮巷之賓繩樞之士冀宵燭之末光邀潤屋之微澤魚貫鳧躍颺沓鱗萃分雁鷺之稻梁霑玉笋之餘瀝銜恩遇進欵誠援青松以示心指白水而旌信是曰賄交其流二也陸大夫宴喜西都郭有道人倫東國公卿貴其藉甚縉紳羨其登仙加以顛頤是額涕唾流沫騁黃馬之劇談縱碧鷄之雄辯敘溫郁則寒谷成暄論巖苦則春叢零葉飛沈出其顧指榮辱定其一言于是有弱冠王孫綺紈公子道不挂于通人聲未適于雲閣攀

其麟翼丐其餘論附駟驥之旄端軼歸鴻于碣石是曰談交
其流三也陽舒陰慘生民大情憂合權離品物恒性故魚以
泉涸而煦沫鳥因將死而鳴哀同病相憐輟河上之悲曲恐
懼寘懷昭谷風之盛典斯則斷金由于湫隘刳起于苦蓋
是以伍員濯漑于宰嚭張王撫翼于陳相是曰窮交其流四
也馳驚之俗澆薄之倫無不搽權衡秉纖纊衡所以揣其輕
重纊所以屬其鼻息若衡不能舉纊不能飛雖顏冉龍翰鳳
雛曾史蘭薰雪白舒向金玉淵海卿雲黼黻河漢視若游塵
遇同土梗莫肯費其半菽罕有落其一毛若衡重錙銖纊微
剽撤雖共工之蒐慝驩堯之掩義南荆之跋扈東陵之巨猾
皆爲匍匐逶迤折枝舐痔金膏翠羽將其意脂韋便辟導其
誠故輪蓋所遊必非夷惠之寶苞苴所入實行張霍之家謀
而後動毫芒寡忒是曰量交其流五也凡斯五交義同賈鬻
故桓譚譬之于鬪鬪林回諭之於甘醴夫寒暑遞進盛衰相
襲或前榮而後悴或始富而終貧或初存而末亡或古約而
今泰循環翻覆迅若波瀾此則徇利之情未嘗異變化之道
不得一由是觀之張陳所以凶終蕭朱所以隙末斷焉可知
矣而翟公方規規然勒門以箴客何所見之晚乎然因此五
交是生三釁敗德殄義禽獸相若一釁也難固易携仇訟所
聚二釁也名陷饕餮貞介所羞三釁也古人知三釁之爲梗

懼五交之速尤故王丹威子以檟楚朱穆昌言而示絕有旨
哉有旨哉近世有樂安任昉海內髦傑早縮銀黃夙昭民譽
道文麗藻方駕曹王英時俊邁聯橫許郭類田文之愛客同
鄭莊之好賢見一善則盱衡扼腕遇一才則揚眉抵掌雌黃
出其脣吻朱紫由其月旦於是冠蓋輻湊衣裳雲合輜軒擊
鞞坐客恒滿蹈其閶闔若升闕里之堂入其隩隅謂登龍門
之版至于顧盼增其倍價翦拂使其長鳴剝組雲臺者摩肩
趨走丹墀者疊跡莫不締恩狎結綢繆想惠莊之清塵庶羊
左之徽烈及瞑目東粵歸骸洛浦總帳猶懸門罕漬酒之彥
墳未宿草野絕動輪之賓藐爾諸孤朝不謀夕流離大海之
猶以原道德附之老聃淳于髡騶衍田駢慎到接子環騶奭
之徒迂闊之士也猶以爲多事而附之孟子然則世有殺身
成仁如蠋之事者獨不當傳之以附於伯夸之後乎噫昔者
夫子作春秋其大意在於正君臣嚴父子使當時君臣正父
子嚴則春秋不作矣後世愚夫愚婦一言一行近似者皆當
筆之春秋况夫卓然有補世教者得無特書之乎此予所以
爲太史公惜也

樊噲論

明高啟

樊噲武夫也嘗攜劍摧鋒從沛公以芸菑墾害人所壯之者
不過以其能脫戲下之急爾余竊以噲有可賢者焉初沛公

之入咸陽也見秦之宮室幃帳寶貨婦女欲留居之因噲之諫遂遷屯霸上不然則逸欲遽生蹈亡秦之覆轍何以慰父老之心起范增之畏而解項籍之怒乎恐漢之為漢未可知也史言當時諸將皆爭取金帛財物蕭何獨先入收丞相府圖籍藏之觀噲之能諫上則其不為是可知矣及高帝既老嘗有疾惡見人詔戶者無得入羣臣何雖為相亦莫知為計也噲排闥而入見上獨枕一宦者卧因流涕以片言悟之其憂深慮遠有可為大臣者矣豈絳灌等比耶而或者乃以帝嘗欲殺噲恐百歲後呂氏叛也嗟乎噲起屠狗以至封侯亦足矣況其賢如是乎且帝素少恩又何有于一噲論者誠刻

南寄命瘴癘之地自昔把臂之英金蘭之友曾無羊舌下泣之仁寧慕邱成分宅之德嗚呼世路嶮巇一至於此太行孟門豈云嶮絕是以耿介之士疾其若斯裂裳裹足弃之長驚獨立高山之頂歡與麋鹿同羣皦皦然絕其雰濁誠恥之也誠畏之也

王蠋論

宋 秦 觀

古之人有不去商紂之虐君以從周武之聖臣而守死西山者其人曰伯夸伯夸者孔子稱為仁孟子稱為聖不在乎學者能道之也古之人有不憂剗身戮尸之患以求進忠極節於其君者其人曰比干比干者孔子稱為仁孟子稱為賢不



在乎學者能道之也古之人有不愛將軍之印不羨萬家之封引身卽死以明君臣之大義而求自附於伯夸比干之事者其人曰王蠋王蠋無孔子孟子之稱而其名亦不獲自附於伯夸比干焉學者亦不可不道也當燕人之破齊齊王之走莒也臨淄之地汶篁之疆爲齊者無幾也齊之臣平居腰黃金結紫綬論議人主之前者一旦狼顧鳥竄分散四出不逃而去則屈而降無一人爲其君出身抗賊以全齊者方是時王蠋齊之布衣也積仁累行退耕於野口未嘗食君之粟身未嘗衣君之帛蠋以爲生於齊國世爲齊民則當死於齊君乃奮身守大節守區區之畫邑以待燕人燕人亦爲之却三十里不敢近其後燕將畏蠋之賢念蠋之在而齊卒不滅也數爲甘言啗之曰我將以子爲將封子以萬家不者屠畫邑蠋曰忠臣不事二君貞女不更二夫國亡矣蠋尙何存今劫之以兵誘之以將是助桀爲暴也與其無義而生固不若烹乃經其頭於木枝自奮絕脰而死士大夫聞之皆大息流涕曰王蠋布衣也義不北面於燕况在位食祿者乎於是乃相與迎襄王於莒而齊之殘黎始感義發奮閉城堅守人人莫肯下燕者故莒卽墨得數載不亡而田單卒因其民心奮其智謀却數萬之衆復七十餘城王蠋激之也始余讀記至此未嘗不爲蠋廢書而泣以謂推蠋之志足以無憾於天無

作於人無欺於伯夸比干之事太史公當特書之屢書之以破萬世亂臣賊子之心柰何反不爲蠋立傳其當時事迹乃微見於田單之傳尾使蠋之名僅存以不失傳而不足以暴天下甚可恨也且夫聶政荆卿匹徒能噀目攘臂奮然不顧以報一言一飯之德非有君臣之讎而懷匕首鐵椎白日殺人以喪七尺之軀者太史公猶以其有義也而爲之立傳以見後世後世亦從而服之曰壯士蘓秦張儀陳軫犀首左右賣國以取容非有死國死君之行朝爲楚卿暮爲秦相不以慊於心太史公猶以其善說也而爲之立傳以見後世後世亦從而服之曰奇材以至韓非申不害之徒刑名之學也矣哉

齊王蠋忠臣烈女論

國朝 王士俊

燕將樂毅旣破齊聞王蠋賢將封以萬家蠋曰忠臣不事二君烈女不更二夫遂自經死嗚呼是言也足以楮柱乾坤爭光日月矣蓋臣之於君婦之於夫猶人之於天也臣以君爲天婦以夫爲天天一而已豈有二天乎且所謂天者豈在蒼蒼形氣之間哉卽所謂理也理一而已豈有二理乎此人禽之介亘古彌今不得而動搖者也是以堂廉之上當其常也則爲臯夔稷契當其變也卽爲伯夷叔齊閔房之內當其常也則爲雞鳴昧旦當其變也卽爲中河柏舟由人情而論豈

不樂爲臯夔稷契之臣雞鳴昧旦之婦哉至於登西山以窮
餓呼天只以自哀四顧茫茫雲愁風慘天地爲之淒悲鬼神
爲之墮淚忠臣烈女固大有不得已於懷者然而斷頸絕脰
剗腸裂肢視之如飴豈有他哉權衡於是非之途而置榮辱
死生於不問也自王蠋建此兩言齊之士大夫聞之各矍然
起曰王蠋布衣也義不北面於燕况在位食祿者乎遂求王
子法章立之而齊以復興則此兩言感動社稷可存山河不
改其所關係賢於十萬之師傳之至今凜凜有生氣豈慮頽
倒歟吾嘗謂齊之似興而實亡也亡於管仲謂其忘君事仇
不知忠臣烈女之節也齊之旣亡而復興也興於王蠋謂其
矢死靡他堅守忠臣烈女之節也嗚乎此固不可與功利富
貴之士論矣至臣委贄而致身女結褵而從一在男則盡臣
耳在女則盡婦耳忠臣烈女史不多覩固以處常之時多處
變之時少也然而此心豈畫於常變哉伯夷叔齊卽臯夔稷
契爲之中河柏舟卽雞鳴昧旦決之倘安常處順之時賡歌
揚拜一念涉於欺詐不可以質神明琴瑟倡隨一事稍違敬
戒不可以對夫子君子卽以二心之臣失行之婦律之矣何
也兵莫慘於志而人莫不感於誠未聞存亡斷續之心可以
居理戲豫馳驅之志可以對天也余深有感於王蠋兩言故
備論之如此

王蠋後論

王士俊

余既作王蠋論以見忠臣烈女之兩言攸關如是其鉅也復讀宋秦少游論以史記不爲蠋立傳而責備之而咨嗟太息之嗚呼少游之意良厚矣然吾特怪其視史記太重而不知王蠋之無待史記以傳且於忠臣烈女之兩言猶以尋常之崇論閎議目之也何也人之待史以傳者必其人在可傳可不傳之間也言之待史以傳者必其言之因傳以顯因不傳而曠也若王蠋何如哉其所傳之兩言何如哉夫所謂忠臣不事二君烈女不更二夫斯道也斯人也在天爲日星在地爲川嶽在人爲布帛菽粟不依形而立不恃力而行不因品題而烜赫不因寂寞而沉薶其於史冊也何有今試有人焉斷斷而爭之曰天之日星地之川嶽人之布帛菽粟幸見之傳記播之詠歌故人知有日星川嶽布帛菽粟也雖三尺童子聞之莫不掩口而笑矣何也其所恃者不在此區區也少游之言曰伯夷比干得孔孟稱之王蠋無孔孟之稱而其名亦不獲自附於伯夷比干焉嗚乎其亦不知王蠋矣且亦不知伯夷比干矣夫伯夷比干之爲聖爲賢爲仁雖因孔孟而論定然使孔孟或不之及而後世豈遂朦朦昧昧不知有伯夷比干兩人與抑猶有知其爲聖爲賢爲仁者與夫天地大矣古今遠矣聖賢豈能一一求而論之如銓曹之除目市櫃

之日曆纖悉不遺者耶知伯夷比干之不遇孔孟而亦傳是王蠋之不藉史記以傳也彰彰矣且夫史記之失實亦已多矣班固譏其是非頗謬於聖人論大道則先黃老而後六經序游俠則退處士而進姦雄述貨殖則崇勢利而羞貧賤由斯以觀後人之尊史記固以文章高潔奇妙耳非謂一字之褒榮於華袞一字之貶嚴於斧鉞謂足以繼春秋也其不必以史記求王蠋可知也伯夷比干雖孔孟猶不恃而王蠋反恃失實之史記乎哉就令史記傳之爲之表其功揚其節且於忠臣烈女兩言淋漓唱歎傳示萬禩而後世之敬王蠋式三蠋讀是兩言振觸欲泣永矢弗諉如仰日星瞻川嶽服食布帛菽粟者果能有銖黍之加乎今日也哉不能爲加而又何能爲損乎哉不然如少游所謂荆軻聶政則史記有傳矣蘓秦張儀則史記有傳矣韓非申不害之徒則史記有傳矣而後之君子其遂重羨荆軻聶政蘓秦張儀韓非申不害之徒以彼忿激之舉縱橫之術刑名之學爲千古不可少之人千古不可無之事乎哉吾知其必不爾也故曰其視史記太重也且二十一史之中善學史記者莫如歐陽公五代史然五代史之不爲韓通立傳也猶史記之不爲王蠋立傳也後世但病歐陽公之失耳若韓睦眼忠烈彪炳又何嘗不嘖嘖人口然則人固自有可傳矣史云乎哉蓋少游用意良厚文

亦清辨特以論史法則可以之論王蠲則所謂惋惜太過而
其人之真反不出也以余揆之直謂天理所以常存人心所
以不死全在乎此誠不藉文字以為顯晦故復論之以補前
說所不及云

藝文十二議

共皇立廟議

漢師丹

前師丹議制曰聖王制禮取法於天地故尊卑之分明則人
倫之序正人倫之序正則乾坤得其位而陰陽順其節人主
與萬民俱蒙祐福尊卑者所以正天地之位不可亂也今定
陶共皇太后共皇后以定陶共為號者母從子妻從夫之義
也欲立官制吏昭於太皇非所以明尊卑無二上之義也后
定陶共皇謚議已前定議不得復改祖父為士子為天子祭
以天子其尸服以士服子無爵父之義尊父母也為人後者
為子之故為所後斬衰三年而降其父母朞月尊本祖而重

正統也孝成皇帝聖恩深遠故爲共皇立後奉承祭祀今共皇長爲一國太祖萬世不毀恩義已備陛下旣繼體先帝特重大宗承宗廟天地社稷之祀義不復奉定陶共皇入其廟今欲立廟於京師而使臣下祭之是無主也親盡尙毀不正之祀非所以尊厚共皇也

明堂議

唐顏師古

明堂之制爰自古昔求之簡牘全文莫覩肇起黃帝降及有虞彌歷夏殷迄於周代各立名號別創規摹衆說舛駁互執所見巨儒碩學莫有詳通斐然成章不知裁斷究其指要實布政之宮徒以戰國縱衡典籍廢棄暴秦酷烈經禮湮亡今

之所存傳記雜說用爲準的實亦無昧然周書之敘明堂紀其四面則有應門雉門據此一塗固是王者之常居耳其青陽總章元堂太廟及左个右个與四時之次相用則路寢之義足爲明證文王居明堂篇帶以弓韉禮于高禘九門磔攘以禦疾疫置梁陰道以利農夫令國有酒以合三族凡一事等皆合月令之文觀其所爲皆在露寢者也戴禮昔周公朝諸侯於明堂之位天子負斧戔南嚮而立明堂者明諸侯之尊也周官又云周人明堂度九尺之筵東西九筵堂一筵據其制度卽大寢也亦曰黃帝曰合宮有虞氏曰總章殷曰陽館周曰明堂斯皆露寢之徵知非別處大戴所說初有近郊

之言復稱文王之廟進退無據自爲矛盾原夫負辰受朝常居出入旣在臯庫之內亦何云於郊野哉孝經傳云在國之陽又無里數漢武有懷創造詢於搢紳言論紛然終無定據乃立於汶水之上而宗祀焉明其不拘遠近亦無方面孝成之代表行城南雖有其文厥功靡立平帝元始四年大議營創孔牢等乃以爲明堂辟雍太學其實一也而有三名金哀等又稱經傳無文不能分別同異中與之後蔡邕作論復云明堂太廟一物二名鄭元則在國之陽三里之外七里之內景已之地潁客釋例亦云明堂太廟凡有八名其體一也苟立同異竟爲巧說並出乎冒懷曾無師祖審夫功成作樂治定制禮草創從宜質文遞變旌旗冠冕今古不同律度權衡前後不一隨時之義斷可知矣假如周公舊章猶當擇其可否宜尼彝則尙或補漏况鄭氏臆說淳于謏聞匪異守株何殊膠柱愚謂不出墉雉邇接宮闈實允事宜諒無所惑但當上遵天旨祇奉德音作皇代之明堂永貽範於來葉區區碎議皆畧而不論

魯議

唐高郢

周公居攝七年致政而歿成王康王追思其德命魯侯代之祀以天子禮樂魯君得乘大輅建大常外祭郊社內祭常禘虞夏商周之服器與官兼而用之以廣魯於天下郢竊謂自

天子以至於庶人尊卑貴賤待禮而別豐者不可殺殺者不可豐成康過賜非禮也魯君受賜亦非禮也何則郢聞有位而後有典禮仲尼不臣門人非君也季札不嗣吳爵非長也周公不王而以禮樂王者是以非禮誣周公也設誣周公以非禮謂昊天上帝亦可誣乎奈何使魯人郊昔孔子憤歎於衰周而欲求禮於魯及覩其僭乃言曰魯之郊禘非禮也周公其衰乎魯用天子禮樂者本以郊上帝旣非聲名文物之不當用可知矣又恐來者以杞宋用王禮爲比因言杞之郊也禹也宋之郊也契也是天子之事守也杞宋二王後得守先祖禮樂魯何守而用之邪猶懼其未能又言曰天子祭天地諸侯祭社稷祝嘏莫敢易其常法是謂大嘏此乃申言名位不同禮亦異數之定分也夫子之言昭昭如揭日月而學者或以爲事更聖人未聞可否難措辭於魯議者於謙默之道則可矣於發揮之義恐未盡也詩曰爾之教矣人胥效矣魯侯用王禮其臣亦用侯之禮故季氏舞八佾旅泰山設太廟歌雍徹嗟乎禮之不早辨也如此古者父爲天子諸侯子爲士祭禮從子不得從其父晉應武王之穆得用備物享武王乎若享非禮之褒是周公不得爲聖也如其不享是成康祇以王者禮樂餒周公於魯矣安在其廣乎且周公之績孰與伊尹佐商成康之明孰與太戊崇異伊尹不過號爲保衡

至於沃丁太戊亦不加以王禮或謂周公叔父也於伊尹而
爲親故尊而異之夫太伯太王之元子三以天下讓於王季
王季得之以傳祚於文武故孔子曰泰伯其可謂至德也已
矣及武王克紂追王太王王季文王而不追王泰伯豈武王
忌泰伯之德而不親乎蓋以等威之情名分之別爲萬代之
準不爲一人私也夫人情無常以禮爲常以理從情動則有
悖且如王者祖有功而宗有德祖宗之廟代代不毀大凡繼
體之君皆欲祖宗其父至於功德未著不敢妄加廟稱者情
非不欲限禮而已矣故禮之行於宗廟父子不得隨其私而
况成康又得以天地之公器大典獨私於周公乎周公有大
勲於周土田附庸以益之則可秬鬯圭瓚以賜之則可若天
子禮樂成康所恃以爲尊也胡可以假人成康雖欲尊於周
公伯禽其忍受之以出僭其君入陷其父乎若周公躬制禮
樂墳土未乾而子孫不克負荷亂王者之度孔子稱其衰不
亦宜乎

孫奭謚議

宋 宋 祁

僕射清明莊重體柔而用健煬和吸精儲爲英華在布衣韋
帶有深沈不器之韻絨玦彈冠賓於王門是時宋興四十餘
歲天子尙文嚮學開太平之原薪櫛髦士充布臺閣而未有
卓然以儒名家僕射由經生博貫前載乃以詩之多識書之

知遠易之暢而隱春秋之婉而微禮之肅雍樂之易良參勤
講授爲薦紳倡始執據聖道洮汰羣疑斗杓所建遂成寒暑
珩璜所觸自然宮徵歷官上庠居爲時宗旣而籍內禁閣踐
諫省駁曹之任入進其軌出詭其辭批鱗罔憚職袞無闕在
蹇王臣匪躬在說命朝夕納誨惟僕射舉之愛莫助之屬今
上濬明厥初物色舊老實膺丹書之問進對華光之塗用階
告猷式克躋聖桓榮稽古寬中眇倫惟僕射有之是以似之
及宸幄歸道安車稅駕天語褒餞士倫嗟挹俾耆而艾以歿
元身大君廢朝行路相弔賻布所須一出長府蜜章加等昭
告下泉信乎令終之高顯大雅之明哲矣謹按謚法體和居
中善問周達曰宣如僕射處躬彌中在醜忘競不居物累不
爲盜憎其讓如范其慎如子孺能體和矣內治家事外施邦
教接士無貌言祝神無愧辭協用通介時其進退能居中矣
行成束脩節貫華皓終以碩望顯升師臣其所薦士皆足以
經哲秉猷敷賁皇極遜遠時譽常若不及以年得謝享考終
之福生平素守鮮如純葩信善問矣建白百餘篇傳經見義
質聖行遠藏於冊府副在家楹推■則董仲舒博洽則劉向
其周達矣節惠知行請謚曰宣謹議

孔子廟堂議

明宋濂

世之言禮者咸取法於孔子然則爲廟以祀之其可不稽於

古之禮乎不以古之禮祀孔子是褻祀也褻祀不敬不敬則無福柰何今之人與古異也古者將祭主人朝服卽位於阼階東西面祝告利成主人立於阼階上西面尸出入主人降立於阼階東西面此皆主人之正位也卒齋祝盥於洗升自西階主人盥升自阼階祝先入南面主人從尸內西面祝酌奠主人西面再拜稽首皆爲几筵之在西也尸升筵主人西面立於戶內拜妥尸尸酢主人主人西面奠爵拜皆爲尸之在西也漢晉春秋所載章帝元和二年幸魯祀孔子帝升廟西面再拜開元禮亦謂先聖東向先師南向三獻官皆西向是猶未失古之意也今襲開元二十七年之制遷神於南面而行禮者北面則非神道尙右之義矣古者造木主以棲神天子諸侯之廟皆有主卿大夫士雖無之大夫束帛以依神士結茅爲菽無有像設之事開元禮亦謂設先聖神座於堂上西楹間設先師神座於先聖神座東北席皆以莞則尙掃地而祭也今因開元八年之制搏土而肖像焉則失神而明之之義矣古者灌用鬯臭鬱合鬯臭陰達於淵泉旣灌然後迎牲致陰氣也蕭合黍稷臭陽達於墻屋故旣奠然後炳蕭合羶薌蓋求神於陰陽也今用薰薌代之庸非簡乎古者朝覲會同與凡郊廟祭饗之事皆設庭燎司烜共之火師監之其數則天子百公五十餘三十以爲不若是則不嚴且敬也

今以秉炬當之庸非瀆乎古之有道有德者使教焉死則以爲樂祖祭於瞽宗此之謂先師若漢禮有高堂生樂有制氏詩有毛公書有伏生之類也大凡始立學者必釋奠於先聖先師釋奠必有合有國故則否謂國無先聖先師所釋奠者當與隣國合若唐虞有夔伯夸周有周公魯有孔子則各自奠之不合也當是時學者各自祭其先師非其師弗學也非其學弗祭也學校旣廢天下莫知所師孔子集羣聖之大成顏回曾參孔伋孟軻實傳孔子之道尊之以爲先聖先師而通祀於天下固宜其餘當各及其邦之先賢雖七十二子之祀亦當罷去而於國學設之庶幾弗悖禮意今也雜置而妄

列甚至荀况之言性惡揚雄之事王莽王弼之宗莊老賈逵之忽細行杜預之建短喪馬融之黨附勢家亦廁其中吾不知其爲何說也古者立學專以明人倫子雖齊聖不先父食久矣故夏禹不先伯鯀殷湯不先司徒契周文武不先不窋宋祖帝乙鄭祖厲王猶上祖也今一切置而不講顏回曾參孔伋子也配享堂上顏路曾點孔鯉父也列祀廡間張載則二程之表叔也乃坐其下顛倒彝倫莫此爲甚吾又不知其爲何說也古者士之見師以菜爲贄故始入學者必釋菜以禮其先師其學官四時之祭乃皆釋奠釋奠有樂無尸而釋菜無樂是二者之重輕繫乎樂之有無也今則襲用漢魏律

所製大成之樂乃先儒所謂亂世之音者也其可乎哉古者
釋奠釋菜名義雖存其儀注皆不可知唐開元禮彷彿儀禮
饋食篇節文爲詳所謂三獻各於獻後飲福卽尸酬主人主
婦及賓之義今憚其煩唯初獻者得行之其可乎哉嗚呼學
校者德之所自出猶河瀆之宗瀛海也猶山嶽之祖崑崙也
今乃舛謬若是則其他可知矣禮固非士庶人之所敢議有
人心者其孰能默默以自安乎雖然此固言其畧耳若夫廟
制之非宜冕服之無章器用則雜乎雅俗升降則昧乎左右
如此類甚多雖更僕不可盡也或者則曰子之言信辯矣建
安熊氏欲以伏羲爲道統之宗神農黃帝堯舜禹湯文武各
以次而列焉臯陶伊尹太公望周公暨稷契夸益傳說箕子
皆可與享於先王天子公卿所宜師式也當以此秩祀天子
之學若孔子實兼祖述憲意之任其爲通祀則自天子下達
矣苟如其言則道統益尊三皇不汨於鑿師太公不辱於武
夫也不識可乎昔周有天下立四代之學其所謂先聖者虞
庠則以舜夏學則以禹殷學則以湯東膠則以文王復各取
當時左右四聖成其德業者爲之先師以配享此固天子立
學之法也奚爲而不可也

小清河議

明陳珪

本職自奉委以來惕然靡寧晝夜思索以爲此舉係一方利

病萬姓安危必洞識其要害深得其肯綮而後可以建議顧
愚劣何足以辦此乃自樂安草橋遡小清河而上歷博興高
苑新城長山鄒平至章丘縣清河而止又沿清河而下至齊
東青城及蒲臺縣界週迴數百里間陟降原隰備嘗險阻周
覽其形勝窮究其源委所至必集士民而詢訪之乃頗得其
梗槩始知前此各縣畫圖皆爲錯誤縣官不審狃於見聞出
門望洋付之浩嘆雖屢經計議而不得其要領所以謬妄紛
紜迄無定論詩曰如彼築室於道謀是用不潰於成是也於
是按地爲圖集士民而指示之大約高苑等縣水患由章丘
之東有漯河一條流二十五里至小清河故道柳塘口橫過
淤河而直趨鄒平以下高苑以上之駕鴨灣則溢而汎濫橫
流爲諸邑之害最甚次則青陽驛後之泲山泊鄒平縣西之
沙河縣東之白條溝皆受章丘鄒平一帶山壑之水下注小
清河至朱家灣之夏旺口下流淤塞乃決岸而西亦會於駕
鴨灣舊時小民無識爲堤於灣之下水既有源勢不敢捍則
橫衝小清河之北岸而入小清河故道流二十里至劉家口
又橫決北岸而出以汎濫於數邑之地又次則清沙泊之水
亦決故河而入乃決北岸而出爲蔡家口又次則季婦河決
岔河口而出諸水輳合匯爲巨浸一望無際此高苑等三縣
之所以受害也次則烏河之水順小清故河而下不能爲患

但自樂安石辛鎮而下兩岸太卑河身太窄恐不能受以上諸水耳蓋自龍山驛而東環章丘鄒平東南皆山也諸山譬則屋之脊也山下諸水譬則屋上瓦隴間之水也小清河譬則簷前瓦口橫盛滴水之簡槽也新城長山高苑博興樂安之地譬則人家之庭院也今小清河淤塞譬則簡槽中有物作梗而瓦水溢出流滿於庭院矣若開濬小清河故道是剔去簡槽中之物而瓦口之水循簡槽而注於所當注之地又將濬河導入清河是簡槽所受不到之水當於屋上虛脊去處爲夾溝斜出使從外注不爲庭院中之患也夫小清河故道志謂齊劉豫導濟南趵突泉東行經章丘鄒平長山新城

高苑博興至樂安而入海今自樂安遡河而上至章丘之清河薛渡口止見得小清河南岸一面橫受章丘鄒平長山等縣羣山萬壑之水南岸地高北岸地卑此河橫亘其中延袤數百里名雖與大清配然其實大清乃濟水故道天地生成之河小清乃人力所爲非生成之河觀諸二河淺深廣狹俱不相敵可見矣大清深入地下四五尺闊將二三十丈小清兩岸僅三丈許河底只在平地上水由地上行兩岸爲堤以束之今填淤平滿河底將高過平地五六尺矣所以一決卽爲害也其所以填淤者何也蓋本來河身橫當諸水之衝而又褊淺窄狹不能容受羣山萬壑之水往往衝決汎濫而爲

諸邑之患凡水上流既決則下流必淤下流既淤則上流愈決愈決愈淤愈決淤決相尋堙塞日甚而河遂不通矣此河不通則無以受諸山之水由南岸之高瀉北岸之卑建甌而下決防而出高苑博興樂安皆居窪下之地何爲乎其不受害也今必開通此河使受諸水患斯免矣然不必窮源至委盡開之也蓋此河固雖昔人導趵突泉而來中經數河自東南諸山來者皆爲石閘於下流橫截之使必由此而之海蓋其初爲通舟楫計也今非爲通舟計乃爲除害計耳苟不爲害則已何必盡開而通之故自章丘清河而上諸山之水雖經小清河故道而徑趨大清者不知其幾今皆既入太清

不爲東方之害則自此以上小清故道開之無益所以不必開也考之圖志成化癸巳都憲牟公亦嘗挑濬此河自樂安直抵歷下一以洩水一以通舟故大學士劉公翊記之曰退出膏腴之田數萬頃又曰於是青船入於濟是已後又淤塞而章丘以上諸山之水各隨其性之所之直越小清之故道而趨大清以入海惟章丘白雲湖最闊一遇大雨卽溢于小清而入于大清卽今之清河是已大學士李公賢之說可考也爲今之計惟圖除害不圖通舟清河既入大清矣則清河以西固不必開惟清河以東八里許爲濶河較諸河爲大發源於鄒平之會仙山下北流至小清河故道柳塘口高家庄

壞閘橫注而下至二十里許則汎濫瀰漫至駕鴨灣而與諸水合匯爲巨浸其害居諸水之半此河舊亦由柳塘口高家庄入於小清蓋昔人爲石閘於下流而遏之使東務可通舟故也今閘旣廢而河身且復深陡兩岸小清故道俱已淤爲平地自岸上俛視水面且一丈有餘而水深又七八尺若復拘泥舊跡自高家庄挑起至澣山泊之清河溝止計二十里小清故道年淤旣久民已栽植樹木小者拱把大者合抱雖殘堤斷隴隱現無常而河身已幾於不可復辨也地勢高仰如許若欲使漯河之水東由故道與澣山泊之水會必須挑二丈深而後水可得行此二十里居小清之上流旣挑二丈

